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二十九

羽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任隴西郡開國公食邑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贈太師諡忠

定李綱著

書二十二

與張龍圖第一書

與張龍圖第二書

與張龍圖第三書

與張龍圖第四書

與張龍圖第五書

與張龍圖第六書

與張龍圖第七書

與張龍圖第八書

與薛直老寶文書

與張龍圖第一書

示諭李統制爲盜所傷今日得其申狀審如所言良可駭也大抵州縣吏卒悉與賊通失於防虞固應有此却云已擡輿往贛上將理切煩且與調護使不至大故爲幸屢來陳請乞其軍歇泊今貴旣中傷恐攝事者未必能統衆更煩審度如興國諸處不須屯兵卽徑令就老小於廬陵歇泊如兵不可闕卽令步諒軍馬代之爲佳已有公文去步諒一軍再三思之不若携行使屯贛上爲便李貴一軍旣來廬陵豈可全

無軍馬單車之說似不必爾錢糧已得湖南應副指
揮見拋足漕司合趨那他郡者應副如興國諸處未須
此兵卽廣東湖南境上李才劉宣之徒自可遣往會
合討捕昨就其軍中摘那五百人討李安靜一則安
靜人數不多祇須此兵一則欲減其軍三分之一以
省贛上錢糧之費皆非得已近遣官程圭糾合官軍
巡尉措置李安靜者亦頗有緒更看旬月間如何王
彥者以筠州盜作執高安令步汝霖及殺死縣尉已
遣往討捕其餘如王勝輩非不知其凡材但申世景
軍中所有將佐類不過如此頃在湖南招捕羣盜十
四五頭頂凡數萬人如步諒輩皆談笑致之有本領
故也今無本領政如虎豹無爪牙而責其搏噬之功
廼反借助於諒輩是可咲也然諒實樸忠可用幸照
恤之庶肯盡力見諭錢米具悉自到此寸積銖累正
欲備緩急之用以濟國事況於柔直分上豈敢吝惜
可見示一公文并遣人船前來當更量力輟那應副
廬陵未聞已裝發須就此間津置去也俗語有云窮
坑難填贛上闕乏如此若非力懇朝廷何以能濟前

書所陳乞蠲免銷破應副三說似不可忽如有陳請
幸一一以副本見示亦欲詳知本末致力爲助也職
事移人久矣何知之晚耶林倅已如所諭移檄權攝
並具奏聞矣第不知果肯就職否更以禮致言爲佳
幕職中亦多闕人有欲辟置者幸見示公文也向實
嘗以書借寇於 朝廷書未到間已有成命得德遠
書見爲案底幸勿見尤也皇恐其他悉如所戒屬苦
瘡癩不果親書千萬昭察

與張龍圖第二書

某咨日再拜柔直知府龍圖使座前日人還奉狀計
已呈浼使至辱手翰竊審抗章有請雖事理不得不
爾然急病遜夷排難解紛乃柔直平日之志怯懦逗
留不敢前進恐不應有此言也今孫守既不事事統
兵官又爲賊所中傷倉庫闕乏人情洶洶而從者又
遲疑不進無所依仗必甚震駭萬一別生變故柔直
不得不任其責今就本司所管朝廷鈔引錢內逐
急支撥一萬貫及於豐城縣支撥本司米三千碩應
副目前急闕爲懇徐漕亦許應副萬緡五千斛但未

知是何等名色渠云前所撥糶本錢但以此爲名目
可以回支使將來朝廷要米渠自承當又未知此
言可信否也近有指揮就上供米內撥萬碩應副兩
軍若徐漕所許萬緡五千斛止是撥糶本錢及此一
項米卽不得謂之應副須於漕司諸州椿管錢及明
會米內支撥方是真實見在審之渠非不知贛上關
乏之甚倘有變故爲患不輕平時亦有憂深思遠之
言但臨利害真實能踐言者少乃今日士風之病似
不足深責也本司萬緡已爲催船差使臣管押至廬
陵可託陶強父易舟運至贛上米亦令豐城催舟津
發可更遣人促之通前所撥錢其二萬餘緡米八千
斛并漕司應副亦可粗濟目前之急其餘已爲具奏
朝廷今錄奏檢去一觀恐無不應副之理如得就本
司茶引內支撥尤良便也書到千萬便上道以慰一
郡士民所望爲幸步諒者不可不携行非惟得虔化
興國縣報周十隆者見結集其勢未艾目前亦可與
將兵相制李貴軍馬暴露日久勢須且令歸廬陵歇
泊遣步諒或將兵代之皆可更在裁處也錢響者已

得指揮轉兩官差充本司準備差使以隨李貴軍中使臣等候請衣絹尚未到俟到卽遣往然此止是一說要須訓練兵將整緝巡尉修繕器甲使吾軍聲稍振乃可游說不然雖緩頰無益也近以筠州高安合步汝霖輕賊深入爲賊所害遣王彥軍馬往討捕官軍至卽鳥飛獸散略無蹤緒此等本巡尉及憲司職李 皆不任責有盜卽乞兵於帥司殊不知官軍之捕小盜政如騏驎之捕鼠責以近效何可得也自今春寇寇猖獗請兵於朝以謂不早平治必有效顰者滋蔓難圖今諸處小盜紛紛皆如所言朝廷久不遣兵及遣來又不支撥錢糧止令運司趨那應副今日州郡豈有餘剩可以趨那之理步諒一軍至虔吉兩月推而不納良由此也區區衰病素無捕盜之能引疾丐閒已三上章如不得請卽掛冠或以罪去也無緣面談但有馳仰千萬努力自重謹奉咨目不宣

與張龍圖第三書

某拜啟柔直知府龍圖使座近兩奉狀想相繼呈浼秋暑甚熾伏惟台候多福誤恩遷秩力具辭免兩被

詔不許再有陳請祇受不勝皇恩自收廬陵信後並不奉教誨傳聞以十六日到郡視事不知然否再撥去萬緒必已到所懇差船並船匠修城兵卒皆未有到者豈貴人多忘及轄上風土能移人耶聊發一笑運司得金字牌降下省劄虔州租稅及月椿錢悉皆減免可謂寬恩自此措置有緒盜賊積弊不難除也攘奪之區化爲樂土真可指日而俟或尚有合申陳事件幸不惜垂論李貴一軍屢乞歇泊已行下令回吉州就老小矣興國且令將兵屯駐爲佳得南安軍

報古政賊馬已殺敗出境步諒一軍差遣好否德化既孚羣盜懾服自不須此兵非晚却欲令暫來本司渠屢有狀欲一赴本司公參也高安令尉爲羣盜所害盡獲首領八人就戮李安淨者亦已生擒政如捕逐烏獸四面圍掩終一日之所取捕獲安靖乃是步諒下將士前日不可分兵之說却似未是也萍鄉賊石鐵牌等六頭項悉已招降押送督府矣撫吉筠袁聞盜賊有名字者幸已招捕了當獨賴上數火須煩撫摩苗耨而髮櫛之去宿弊而絕後患佇聞報政也

某足疾至今未瘳行步蹇緩拜跪艱難適此亢陽日
事祈禱殊不能堪乘此盜賊稍息邊報無警之際已
再上章丐閒養疾期於得請也承論欲迎庭闈以就
養且少緩以候來春爲佳未緣會晤但有馳仰千萬
以時自厚前對光寵謹啟不宣

與張龍圖第四書

某啓日再拜柔直知府龍圖使座數日前人還奏狀
必已呈滬連辱手字竊審履茲秋涼台候多福感慰
無喻承下車未幾種種皆已就緒非老手安能如此
良用歎服但初欲單車入境却步諒之兵不使從行
僕堅勸携去今乃併要所存留五百人似有可議者
竊料尊意初欲却兵者思乏財也今欲增兵者錢糧
之費出於他州也僕之意則不然謂公初臨所部雖
以德服人爲主要須有威乃克有濟况廣東湖南兩
路界首皆有宿盜兵豈可闕故力勸公携諒以行今
李才劉宣旣已殺敗周十隆等又已出參盛德已孚
豈復更藉餘卒日今高安萍鄉有熊青石鐵牌餘黨
尚敢跳梁已遣趙俊周勉兩項人兵前去討殺與其

使端坐而仰舖曷若介討賊而立功况本司申世景軍纔千餘人終歲差出未嘗休息步諒之兵一討劉宣未足爲勞所以存留趙俊周勉兩軍不無意也當時力乞李貴步諒之兵聊借盜賊之名以爲防秋之計迺欲保全一路非止皮寇而已近日北方漸有探報聲勢甚張淮西將酈瓊率全軍以叛害呂安老驅官吏兵民二十餘萬以歸僞齊沿江州縣人情震動此豈小變之而朝廷怡然不恤措置乖方已條列陳於上前因乞罷黜未知如何人行速未暇錄呈俟後信也倘緣此得去所謂步諒兵並東南將兵自不須得萬一未能脫免勢須摘那以濟日前之急柔直自爲謀善矣更煩爲僕謀之一路數十郡縣而鳩集剗削僅得疲卒數千人欲保無事豈不難哉將兵元起一半止起數千人期以十月半間步諒之兵到此尚有季秋一月或有些少盜賊趁此月內早與剪除庶幾兩濟也存留將兵在贛上者千九百餘人除已差三百人屯南安外餘千六百家直但遣五百人選得力部隊將使屯駐雩都虔化間其餘分屯諸縣者

並可勾抽邇州一千餘人口加訓練教閱遇有盜賊卽隨宜差撥討捕鼠竊狗偷自不敢動纔過防冬卽更遣還大體如此或有小小議論不防商量所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切幸照亮

傅守文字至今未到恐有遺失可別見示卽當奏辟有江州推官鄭掄者極曉事已辟察推守當以節推處之也連日冗甚未能周悉續附狀次餘冀爲國自愛謹奉咨日不宣

與張龍圖第五書

九月二十二日

某拜啟柔直知府龍圖使座前月專人奉呈至今未還久不領來諭豈以調兵故耶此事灼然易見但微有利害之私卽所見遂差向日盜賊搶攘不得不留重兵於贛上今幸少息古政李才劉宣之黨旣散遁周全謝雲張收之徒又已招安則當移於此以爲防冬之計豈可緩哉正如富人家左取右索無不如意而貧家折東補西僅能苟全今本路軍馬可謂貧矣若不遂急量輕重移用何以支吾近日探報虜僞添屯重兵於陳蔡賴一帶又有酈瓊之變乘間擣虛

莫先江西沿江要害之處並無兵可以控扼丐於朝者屢矣杳然不報想以淮西之故不暇恤此所以不免於諸州摘那非得已也九江興國既不差筠袁又以殘黨及人數不多難以摘那所得隸將不隸將兵亦可默計其數矣恃此以保全一路憂憂乎難哉柔直踈通豈不亮此當是故作此惱人情態也一笑昨日余憲過此云得近書正以此爲言今更且令韓海將五百人留屯俟別有警急方去勾喚餘幸目下遣發令趨中澗前到此欲及教閱粗成軍容以張聲勢也今冬嶺上旣豐熟又安新政決須無虞但過此數月兵悉遣還或恐却不要耳近得樞密劄子已議歸步生於湖南已具奏留之累得書欲來千萬便遣秋高伏惟台候萬福多冀加愛不宣

與張龍圖第六書

某拜啟柔直知府龍圖使座數日前專遣使臣上狀計已呈浼使至辱誨翰欣審邇來台候多福調兵事前書拜聞詳矣必蒙照察數日探報咄咄逼人切煩如數早遣爲幸諸邑些少盜賊且用所存將兵並韓

海以漸措置可也計料沿江及此間防扼非得二萬人不可剗刷纔有數千人如何分布得著已具告於朝但彼自窘迫豈暇恤此今時氣象非去年比殊可憂有可以見教否無由承晤萬冀爲國自重不宣

德遠落職宮祠未知更有後命否也言章引王恢事以爲喻深謂未然張之過在於不能輯睦將帥輕事移易措置乖繆使士卒怨叛耳若因淮西一事便謂從前主兵謀之爲非則是因咽而廢食退避講和之說復行將何以立國深慮話頭旣轉姦言得以眩惑不免復進狂瞽之說以瀆上聰非敢爲張游說也近嘗致書於張深砭其病吾豈黨於張者因其一跌盡廢前功便欲誅其始謀自此豈復有敢任事者耶宗社存亡自此而分所以不免喋喋非得已也柔直以爲何如獎諭詔并與清河書錄去一觀幸勿他示

與張龍圖第七書 十月二十七日

某拜啟柔直知府龍圖使座前日專人上狀計呈浼

步諒來辱手翰竊審履茲霜寒台候多福感慰無喻
存留將兵敢不如命姑俟警急日續勾喚也此如防
捍虎狼彼如爬搔蚤虱此欲障蔽一路彼欲彈壓一
州輕重大小豈可同日語哉昔人有急則借兵於鄰國
萬一虜騎有窺江西之意豪直獨不能提將兵率土豪
千里來援同保上流共獎王室乎以此責他人則不
可以責柔直不爲過也紙尾避敵之論誠非所望於
左右者防捍之計盡心力而爲之不能卽繼之以死
何避之有處心不定而欲濟大事難矣哉已條具利
害悉陳於朝乞遣張俊赴鎮淮西催促岳飛保據江
池摘那一項軍馬來此應副使喚虜僞未必敢遽渡
江萬一有南牧之意亦可隨機犄角掩擊豈可遽自
退屈哉本路要害之地政在興國九江豫章能守則
腹內諸州皆可奠枕不能守此率皆望風奔潰雖欲
避敵將焉往哉願采直細思之韓海所部五百人煩
早遣至欲越月中旬大閱庶幾稍張聲勢教閱之後
如諸郡盜賊有竊發者自當遣兵討捕初未嘗吝惜
也境內就招羣盜且撫定之有不悛者過防冬後痛

與料理亦未爲晚千萬亮察兩疏錄呈德遠遂有零陵之行或傳聞再有命未審然否一時不廣謀議遂至於此可惜可惜前日得使臣等狀方以爲訝疑其必以無禮之故蒙諭信然今已隨韓海前來俟到此當治之兩狀漫錄去亦恐欲知也未繇會晤千萬以道自愛奉啟不宣

與張龍圖第八書

閏十月二十三日

某咨日再拜柔直知府龍圖使座薦辱手誨殊荷眷情竊審履茲凝寒台候多福爲慰張大閑者聞已受招安不知果否得此一項了當本路盜賊悉已平定唯萍鄉永新與茶陵攸縣兩路界首尚有殘黨已遣韓海邵宗兩項軍馬會合湖南兵將夾攻并遣屬官一員前去措置庶幾淨盡可以報朝廷矣北方探報邇來稍靜萬一無事何幸如之使虜騎有渡江者得朝廷益兵數千與岳侯相爲表裏僕雖不武亦可自當一面何遽爲退避計哉來書謂小諒而非大忠未爲過論昔安史之亂朔部風從唯魯公以平原一郡糾集以捍大敵功雖不終亦足以表暴後世豈可謂

今無其人若必欲仕廟堂而後可爲劉琨祖逖之徒
皆當束手矣見所與韓撫幹書謂宜務實而勿務虛
僕平生所爲皆圖實效不事虛文如近日勾集諸將
大閱正欲訓練拊循以待一日之用非止爲虛聲而
已願勿置疑於其間也邇來諸事稍稍就緒正欲省
細故惜日力以與將士周旋僥倖防冬亡虞卽再申
前懇幅巾柴車以返故廬此外無足道者承親庭已
到治所想深慰雅懷無緣少奉緒言但有馳仰千萬
爲時自厚前送光寵謹奉咨曰不宣

與薛直老寶文書

某拜啟直老叅謀寶文使座人還被書賜審履茲秋
杪婉畫多暇台侯萬福感慰兼懷承諭分屯九江殊
荷留念近得太尉書亦道此意但欲候有警急乃始
遣兵深恐後時九江於今爲上流重地秋氣之高又
近有酈瓊淮西之變豈得不過爲備沿江要害去處
並無一人一騎可以控扼乞兵於朝第云已委使司
防捍若必待警急乃遣賊情狡獪萬一乘間擣虛爲
其所先探報往返動須旬日安得無噬臍之悔今淮

西新變之後重以沿江無兵人心憂疑如蒙使司輟
那五七千人先屯九江以絕敵人之窺伺以安人心
之動搖使某得賴餘庇何幸如之平時荷太尉相照
正有賴於今日望因會次爲致區區之懇不敢數奉
書也公文納上幸冀亮察未緣承晤切冀爲國自重
謹奉啟不宣

七月三十日午刻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二十九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三十

得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食邑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贈太師諡忠
定李綱著

啟上

謝宰執復銀青啟

謝范相宮祠啟

謝秦叅政啟

謝秦相公啟

謝富樞密啟

謝李叅政啟

謝呂相公啟

回泉州葉尚書啟

賀孟宣撫啟

賀翟叅政啟

賀都督呂相公啟

回翁殿撰啟

謝宰執宣撫荆廣啟

回荆廣四路監司郡守啟

謝幸執宮祠啟

謝徐樞密啟

賀趙叅政啟

賀胡樞密啟

回溫州范相公啟

回臨安梁侍郎啟

謝宰執復銀青啟

歸從海外方一洗於刑書告自日邊遽盡還於祿秩
 敢意青氈之舊物復霑白髮之陳人拜命若驚撫躬
 增媿此蓋伏遇平章僕射相公精忠許國以彌亮於
 一人執政云以可贊於政機寬裕有容以鈞調於萬國執政云以變諧
於民物欲振中興之業式崇仁恕之風致茲罪戾之餘
 亦預甄收之列攀鱗附翼久絕望於風雲散髮採薇
 方養疴於邱壑莫遂趨風之幸第深仰德之誠

謝范相宮祠啟

竊伏海隅方遂山林之適叨居琳館更陪香火之緣
奉黃紙之除書得青氈之舊物載惟僥倖彌切兢凌
伏念某結約亾奇崎嶇可笑懷許國之心而才獨拙
貧有援世之志而術已疎爛額焦頭何補救焚之道踈
胡薨尾自貽覆餗之愆脫身九死之濱折節萬夫之
後六年奔走亦自厭其餘生百口追隨更復憂於多
累與其困躓於山谷曷若控告於朝廷果荷鴻私曲
從微請奉仙聖於燕閒之館竊廩糈稍於艱難之秋瘴
厲屬熏心不妨散吏漁樵爭席誰識故侯初無梓匠之
功但索太倉之粟靜維冒忝愧溢心顏茲益伏遇平
章僕射相公盛德包荒宏材適變在天下之至重素
希風於阿衡扶王室以中興宜比功於吉甫政惟公
舉道不遐遺致茲罪戾之餘亦賴甄陶之力望巖廊
之緬邈披雲霧之未期魚鳥何求但深從於潛泳厦
屋旣壯願終被於帡幪

賀秦叅政啟

伏審祇奉帝俞入秦政柄方正人之登用知善類之
有依綸綍旣頒中外胥慶恭惟叅政大中秉心克一

經德不回金百煉而彌精草疾風而知勁奉鑿輿以
北狩豈人能爲持漢節而南歸始天所相宜有褒崇
之典式彰卓犖之忠果被眷求進陟廊廟吉甫用而
周邦咸喜士夫亦與於榮觀汲黯在而淮南寢謀寇
盜不難於銷弭佇嘉猷之入告致中興之可期天意
將回人心攸屬而某披風惟舊慕義素深效端卿絕
域之行雖云無補識子儀未遇之日庶或當仁屬久
困於讒波幸生還於瘴海天地之恩厚矣螻蟻之報
蔑然邱壑養疴嗟病牛之臥壟巖岫散髮遂脫兔之
投林然而王室安則天下安四海定則此身定方國
步艱難之際可謂曰憂聞蓋臣彙進於朝云胡不喜
願展盡於底蘊以扶持於顛危垂老山林亦受帡幪
之賜大書竹帛行觀柱石之勲尚調鼎裊益綏福履
仰以副於注倚俯以慰於具瞻頌詠之誠倍萬常品

賀秦相公啟

伏審光奉制書峻登揆路國勢增泰山之重人心如
流水之歸中興可期公論胥慶恭惟平章僕射相公
直方以大溫恭而文立大節於宗社傾危之秋膺重

任於朝廷艱難之日若有神相豈繫人爲密勿大猷
方賴著龜之智變諧元化允資鼎鼐之功惟舟虛可
以濟巨川惟棟隆可以扶大厦恢復中原之故境大
慰四海之具瞻托跡山林亦荷帡幪之賜拭目廊廟
永觀柱石之勲頌詠之私敷宣罔既

賀富樞密啟

伏審光奉贊書進貳樞筦增重本兵之地坐收禦侮
之功綸綍既頒中外胥慶恭惟樞密大中高明而博
達寬大先廟而裕和聲華久著於士林望實雅推於世德
惟時先正有勞王家宗社賴其元勲夷虜服其宏度
挺挺風烈有之是以似之秩秩德音旨矣惟其時矣
果被眷知之渥擢升宥密之司帷幄有人縉紳增氣
唯國家之大競得士爲先而帝王之中興非兵不可
折衝樽俎素高堂上之奇恢復土疆佇致師中之吉
顧茲疲病自屏山林願觀鐘鼎之勲亦被帡幪之賜
其爲頌詠罔罄敷宣

賀李叅政啟

伏審光奉贊書進叅機政顧老成之登用副中外之

具瞻綸綍既頒縉紳交慶恭惟叅政大中精忠許國
肅括禔身踐揚徧於華塗聞望推爲舊德自陞○○
之地益著彌諧之聲果膺帝俞參付國柄濟艱難之
大業允資帷幄之謀躋仁壽於斯民行被陶鎔之化
顧茲衰病屏跡山林願觀鍾鼎之勳亦荷帡幪之賜
其爲頌詠罔旣敷宣

賀呂相公啟

伏審光膺帝制還冠台司勳業高於一時望實孚於
四海誕敷渙號大慰輿情恭惟平章僕射少保相公
宅心坦夷養氣剛大材兼全於文武識洞照於幾深
適當國步多艱之秋克著王臣匪躬之節殆天所相
豈人能爲浴日咸池爰正雲龍之御掃氛楚塞親提
貔虎之師威德兼隆普注瓊崖方袞職之有闕被環
賜而遙歸大纛高牙輟長城之重寄綉裳赤鳥還巖
石之具瞻方叔壯威而蠻荆來服吉甫復用而周邦
咸喜以儀刑於百辟以彌亮於一人經體贊元坐致
變調之效折衝禦侮行觀恢復之功作芑蒸黎勒勳
鐘鼎願茲衰病之跡久荷眷知之私去國五年屢困

讒波之險居家三載備嘗寇盜之憂惟朝廷宗社之再安則猷畝山林之可託此道所賴非公而誰願精調於鼎裊以茂對於光寵其爲頌詠罔旣敷宣

回泉州葉尚書啟

眞祠散吏已深愧於素餐秘殿清班復稍還於舊物拜恩優渥撫已凌兢知府尚書雅量兼容誠心樂與致茲叨冒之幸實緣獎借之私更荷謙冲特垂慶問江湖阻濶未諧披霧之期翰墨交馳猶切向風之志其爲感愧罔旣敷宣

賀孟宣撫啟

伏審進叅機柄出總帥權寵光震耀於一時風采聳聞於天下誕敷成命大慰輿情恭惟宣撫叅政秉心塞淵毓德純茂以風績久孚於士望以精忠自結於主知果被簡求遂登廊廟屬此荏苒之盜久弄潢池之兵允賴謀猷肅清氛禳建牙開府于宣闔外之威戡亂定功行廸師中之吉顧茲衰病自屏山林雖音問之久疎豈瞻懷之敢替執俘獻馘永觀鐘鼎之勲枕石漱流亦荷忻幪之賜其爲頌詠罔旣敷宣

賀翟叅政啟

伏審光奉制書進陪政柄綸言所播輿論攸歸恭惟
歡慶叅政大中毓德粹和養氣渾厚大冊高文足以
鼓動當世英聲茂實足以輝映士林蚤揚歷於禁嚴
久蕃宣於屏翰掛冠神虎雅有高世之心視草金鑿
一爲斯文而起果膺簡注峻陟巖廊雷雲尚屯允賴
經綸之業天地交泰佇觀輔相之宜某素荷眷私自
疎外睽違積稔曾無魚傳鴈繫之音跽步三山乃
有室邇人遠之嘆顧連牆而不請謁乃交臂之負相
知方望雖名大度以包荒詎念小故而棄舊屬應由詔徃
撫南藩衰病日加虛辱齋壇之拜封章繼上丐還真
館之遊願少借於齒牙使得從於巖壑披風未遂仰
德徒勤冀精調於鼎茵以茂對於光寵其爲頌詠罔
旣敷宣

賀都督呂相公啟

伏審渙號宣恩齋壇授鉞眷上相之宿望加都督以
視師名教增隆士夫交慶恭惟都督特進僕射相公
星躔毓秀世德鍾祥翊國步於多艱不渝素履挺王

家之大節每見赤誠勤勞結聖主之知特達慰輿人之論詔從藩屏再冠宰司表正百僚具巖瞻而益峻指麾諸將顧籌幄以誰先爰告明廷首膺新制惟王室之興復賴君子之經綸淝水策功謝傅實居於總統淮西破賊晉公遂朝於京師佇勒鐘鼎之殊勲不失山海之舊物顧茲疎拙久荷照知誤膺詔旨之頒徃服蕃宣之寄力疾受命觸暑戒塗仰憑廟筭之多雍容緩帶繼上囊封之請期踐前言披覲未遑瞻依幾劇願精調於茵鼎以茂對於寵光頌詠之誠敷宣罔既

回翁殿撰啟

伏審光奉制恩寵還舊物聯清班於書殿示優老於琳宮凡在薦紳孰不欣抃恭惟提宮殿撰器全金玉識邁著龜蹈道不回挺然仁者之勇學古自任卓爾君子之儒蚤揚歷於要津益蜚騰於休譽久推時望簡在淵衷抱槩懷鉛薦膺論撰之選持橐簪筆佇躋侍從之嚴仰公道之宏開庶舊人之圖任某夙契雅好每幸瞻承茲聞成命之頒獨倍常倫之喜敢期謙

牧先損書詞媿荷之敷誠寫難盡

謝宰執宣撫荆廣啟

右某啟蒙恩授前件職任不許辭免內外官司不許
收接文字已自福建路起發於今月十一日至衡州
茶陵縣入湖南路界交割本路安撫使職事訖者絲
綸下逮不容遜避而牢辭翰墨屢頒更煩辱勉以大
義力衰疲以及境撫凋瘵而增傷任重責深以榮爲
患竊以荆湖之輿壤實爲東南之上流控襄漢而引
四川帶江淮而連二廣地多沃衍民號富饒江澗湖
深雖多卑濕之誚風渾俗厚雅有滄古之稱自夷狄
之鳴張因寇盜之蟻聚通都大邑類成蛇豕之區良
田美疇鞠爲荆棘之地姦吏乘時而武擊平民逃禍
而駿奔綏靖一方盡除宿弊惠澤千里誕布新恩非
得其人曷稱茲選如某者閩海泠族乾坤腐儒遭時
艱難雖有愛君憂國之志觸事齟齬曾無扶顛持危
之功懷疾惡之剛腸天所賦者致銷骨之積毀人誰
憫之脫身九死之中折節萬夫之後遽瑗心化固知
今是而昔非嵇康巖居但欲怡情而養壽豈期謀帥

乃及陳人仰迫咫尺之天威莫遂再三之愚懇觸熱
 上道戴星以行迨茲入疆之初尤驚任責之重廉頗
 雖老尚思復用於趙人房瑄已衰徒願立功於唐室
 此蓋都督特進僕射相公以燮理陰陽之職當經綸
 屯難之時建不世出之殊勲膺莫敢當之大任王謝
 總統初不遠去於晉朝方召經營蓋欲復興於周道

秦相公云以燮理陰陽之職當經綸屯難之時運量
 羣材緝熙庶政躬張仲孝友之德而尹吉甫柔此萬

邦有如晦練達之才而齊房喬表于百辟權樞密云
 以厚德鎮浮俗以精忠膺簡知協濟艱難練達機政

克憤師帥之選聿求聲氣之同眷此衰遲曲加推挽

然以憂患廢棄之餘而總軍旅之事以孤冷迂疎之

跡而領方面之權大懼曠廢以速罪戾方今兩路防

秋之期迫矣諸郡卒歲之計蕭然仗鉞江湖者大軍

亟旋弄兵潢池者餘孽猶在欲討捕則兵將單弱議

招納則錢糧匱空將何以宣暢國威撫安民瘼職思

其外愧溢於中願上乞骸骨之章以保收桑榆之節

敢先陳其悃悞庶必冀於矜從瞻望無期傾依徒切

白露已降清風戒寒冀尚調於鼎裊以茂對於光寵

其為頌詠罔既敷宣

回荆廣四路監司郡守啟

右某啟比者誤承中制俾鎮上流宣九重之恩威撫四路之凋瘵委任實重揆綿薄以難勝褒借過優辱書詞而增惕伏惟某官克明治本深恤民勞雖身寄於江湖每心存於王室廣東西云誠心於善雅量過人每有推挽之言因致四踰之干戈未定夫豈偷安朝夕之時智略有餘正賴協濟艱難之運願加調嗇前對寵光

謝宰執宮祠啟

右某啟昨任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撫使蒙恩差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者奏牘上陳方願從於閑散人言游至乃特荷於保全還真館之舊遊解帥藩之重任驚慙有覩感涕無從伏念某憂患餘生衰遲多病久矣忘懷於世味但思息跡於海濱一時誤蒙上恩付之闔寄既不容於遜避亦願效於驅馳自抵湖湘七更晦朔招捕叛亡之盜拊循凋瘵之民雖竭迂愚何補萬一弗堪重任丐歸亟上於皂囊屢致煩言疏罪已遭於白簡慕古人之餘義不敢自論方朝廷之清明終期昭雪仰蒙庇覆使即便安小草出

山徒有噬臍之嘆大鈞播物敢懷躍冶之心此蓋某
官體道爲公待人以恕每慮一夫之失所不使顛躋
素知衆口之爍金重煩解釋致茲疎拙亦荷甄陶負
罪養疴方自藏於邱壑趨風承教益遠去於門墻願
調衛於鼎裊以茂膺於光寵其爲瞻詠罔旣敷宣

賀徐樞密啟

伏審光膺帝制進貳樞庭。朝廷得人海宇增慶恭惟
樞密端明養氣剛大毓德粹和節操追於古人識度
超於當世飛英騰茂久輝映於士林聳壑昂霄果自
致於雲漢鄧禹之遇光武得於立談馬周之說太宗
言之若素論思諫省有古遺直之風視草金鑿膺
大手筆之任淵衷簡在右府進陪聞望素出於漢庭
風采聳聞於天下惟王室之大競得士爲先而帝者
之中興非兵不可冀展盡於底蘊以協濟於艱難顧
茲罪戾之餘加以衰髦之及採薇散髮方屏跡於山
林承顏接辭阻趨風於齋館願亟成於勲業亦其被
於帡幪尚調鼎裊益綏福祉其爲瞻詠罔旣敷宣

賀趙叅政啟

伏審光奉贊書進泰機政惟俊傑之登用副中外之
具瞻綸綍旣頒縉紳交慶恭惟泰政大中精忠許國
肅括禔身踐揚徧於華塗聞望推爲舊德自蕃宣於
屏翰一云自召還於藩翰益懋著於猷爲果膺帝俞泰付國柄
濟艱難之大業允資帷幄之謀躋仁壽於斯民行被
陶鎔之化顧茲疎拙久仰聲光一云从荷照知方屏跡於山
林阻趨風於廊廟拭目傾耳願觀鐘鼎之勳枕石漱
流亦被帡幪之賜其爲頌詠罔旣敷宣

賀胡樞密啟

伏審光膺帝制進貳樞庭朝廷得人海宇增慶恭惟
樞密端明材高杞梓德粹珪璋節操追於古人識度
超於當世飛英騰茂久耀映於士林聳壑昂霄果自
致於雲漢奉使絕域而無難色握總銓衡而靡棄材
自結睿明之知遂登宥密之地惟王室之大競得士
爲先而帝者之中興非兵不可冀展盡於底蘊以協
濟於艱難某曩奉披承每懷契濶雖仰德以勤止顧
修問之闕然惟茲罪戾之餘加以衰耄之及採薇散
髮方屏跡於山林承顏接辭阻趨風於齋館願亟成

於勲業亦預被於幘幪尚調鼎考裨益綏福履其爲瞻
詠罔旣敷宣

回溫州范相公啟

伏審光膺帝制進貳樞庭方涓日下車之初推承流
宣化之本山川改邑士民聳觀恭惟知府觀文相公
毓德粹和養氣剛大自躋言語侍從之列夙著獻納
論思之忠光輔聖朝美化行乎南國退居真館雅志
在於東山惟眷注之特隆豈燕閒之能久果承明命
來臨大邦樽俎折衝不妨於坐嚙巖廊變理行聽於
賜環顧抱病山林之間阻趨風齋門之下願綏福履
茂對寵光瞻詠之私敷宣罔旣

回臨安梁侍郎啟

伏審光奉制書峻躋法從總天府浩穰之任幹邦計
盈虛之權妙選得人公議惟允伏惟知府判部侍郎
珪璋粹質杞梓宏材政事優於漢庭風采聳於人望
果膺睿獎進陟禁嚴未遑慶福之修先辱好音之迨
採薇散髮方待盡於山林騰茂飛英佇策勲於廊廟
願綏福履益對寵光

七月晦校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三十一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食邑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贈太師諡息

定李綱著

啟下

賀趙相公啟

賀張樞密啟

賀趙相公啟

賀張相公啟

謝宰相復大觀文啟

賀孟樞密啟

賀郭少傅啟

賀福帥曾尙書啟

謝宰相制置江西啟

賀江西趙都運啟

與安撫胡侍郎啟

制置江西回監司郡守啟

賀秦相公啟

賀執政啟

回福建鄭運使啟

回福建黃運使啟

回臨安府張待制啟

回宮使王待制啟

回汪相公啟

賀趙相公啟

伏審光奉制書延登揆路吉甫用而周邦咸喜裴度
留而唐室以安君臣慶千載之逢廟社增泰山之重
恭惟平章僕射相公養氣剛大秉德直方以精忠自
結於主知以寬厚素隆於民望召從闔帥入贊化樞
方有元戎十乘之行遂膺袞服九章之命安石運籌
而苻秦宵遯汲黯在位而淮南寢謀何必肩輿揮羽
扇以卻敵固應當軸坐黃閣以折衝惟天子明不疑
不貳極儒者事允武允文當艱難思將相之秋宜出

處係安危之本綸言所播輿論攸歸方今近有僭偽之齊遠有仇讎之狄六龍駐蹕之所靡定二聖回鑾之日未期恢復中原必有祖生之志保綏江左亦資王導之才光輔大有爲之君遠擲不出世之略佇觀勲績亟載旂常某仰德雖勤趨風未幸卧病江海悵無良覲之緣拭目山林願見中興之象保綏福履茂對寵光瞻詠之私敷宣罔旣

賀張樞密啟

伏審光膺帝制再踐樞庭汲黯進而淮南寤謀吉甫用而周邦咸喜綸言所播輿論交欣恭惟樞密少保毓德粹和養氣剛大飛英騰茂久輝映於士林聳壑昂霄果自致於雲漢馭六龍以返正夙高浴日之功總萬旅以臨邊雅著折衝之績然而曾參孝而母不免於投杼不疑廉而人或云其盜金無實之言自古所嘆惟金石之忠雖磨而不磷故貝錦之謗不辨而自明帝日旋歸復青氊之舊物人思爰立正黃閣之虛員願勿戒於險艱益展盡於底蘊以副蒼生之屬望以報睿主之深知願茲憂患之餘加以衰老之及

採薇散髮方自屏於山林承顏接辭幸嘗陪於樽俎
志氣既合襟懷自親雖出處之不同豈寤寐之敢替
拭目傾耳亟觀鐘鼎之勳枕石漱流亦被帡幪之賜
其爲頌詠罔旣敷宣

賀趙相公啟

伏審顯膺大號進陟上台策勳居羣后之先茂賞位
百僚之長絲綸所播海宇交欣恭惟平章都督僕射
相公道與全材天降大任氣鍾河岳之秀學洞天人
之微被遇眷知出培新運踐歷中外茂著休聲膺考
爰之選於艱難危疑之秋應事機之變於倉卒擾攘
之際綽有餘裕澹如平時翊六飛以親臨天威大振
致醜虜之宵遁國勢遂安惟高祖垓下之師發蹤指
示則鄧侯爲最著真廟澶淵之役扶持贊襄則萊公
居多載考之今何愧於古疇元功之特異付魁柄而
增崇柔此萬邦式是百辟內則總羣材而熙庶績外
則護諸將而統六師王謝風流旣輯宜於南上房杜
事業行致力於中原某也憂患之餘崎嶇可笑巖廊
再月謾爲曲突徙薪之謀湖海九年但有散髮採薇

之志豈意垂老之日得見中興之期抱病山林亦荷
旃幟之大德書名竹帛永觀柱石之殊勲欣頌之私
敷宣罔既

賀張相公啟

伏審光膺典冊進秉鈞衡裴度平淮寇之強仲山補
衮職之闕側聞渙號大穆師言恭惟平章都督僕射
相公德粹圭璋忠貫金石洞察天人之精奧該極古
今之變通被知遇於國家多故之時立功名於春秋
方盛之日御六龍而返正素推浴日之功統萬旅以
折衝茂著宣威之績險夷自得出處何心適戎輅之
戒嚴馳鋒車而趣召雲消霧散盡釋流言坤轉乾旋
頓回異眷復樞機之舊物撫疆場之全師羽扇以揮
貔貅奮厲靈旗所指犬羊遁逃坐收却敵之功克濟
保邦之略策勳行賞延登揆路之華委任責成兼總
戎律詔之重顧房喬之謀必斷於如晦而曹參之功實
次於蕭何讜論嘉謨豈特設施於南土遠撫長馭行
將恢復於中原某也遲暮孤蹤漂流遠客杜門養疾
每迂長者之高車捉麈縱談竊聞君子之異論以山

中之宏景識江左之夷吾喜樂正之有爲義蓋緣於
好善慶王陽之登用志豈在於彈冠有德進則朝廷
尊中國強則蠻夷服佇吉甫建中興之業俾元亮返
故園之居願頌之私敷宜罔旣

謝宰執復大觀文啟

奉香火於琳宮已負素餐之責冠班聯於禁殿更貽
非據之譏拜命甚優撫躬增厲伏念某甌閩冷族乾
坤腐儒李廣數奇豈有封侯之望虞翻多難蓋緣骨
相之屯誤被聖神之知首付鈞衡之任信古志篤惟
知專意而直前防患術踈靡慮危機之暗發進用再
月何補事功流落九年備嘗艱險脫瘴鄉之濱死荷
睿主之深慈幼安浮海以來歸仲子灌園而奚恨杜
門屏跡初非絕物而離羣卷舌吞聲但欲省緣而藏
拙不圖垂老之際乃見中興之年此道獲伸勃勃胸
中之氣厚讒得洗僞僞物外之人雷風鼓行蛇豕旣
遁日月清照皂白自分惟皇作極而無好惡之私與
物爲春而靡邇遐之間致茲孱陋亦預甄收此蓋伏
遇平章都督僕射相公道大包荒誠深與善以和羹

之手而均調於四海以回天之力而弼亮於一人政

云雅量銷浮誠心樂善以警敏之才參陪於機政以同寅之德協濟於艱難

肆開公正之

途大啟休明之運遂使青氈之舊物復加白髮之陳
人疆飯廉頗龍鍾已老據鞍馬援矍鑠何為願餌藥
以扶衰稍究無生之學期掛冠而上綬漸為歸老之
謀雖在山林亦託陶冶其為感愧罔既敷宣

賀孟樞密啟

伏審光膺綸制進長樞庭兵本得人國勢增重恭惟
樞密正奉材高杞梓德粹珪璋忠精自結於主知寬
厚允符於民望久陪機政懋著猷為出摠王旅則貔
貅奮而盜賊銷居守帝都則宗社安而士民協勲勞
既盛眷倚愈隆果膺華袞之褒遂陟元樞之峻中原
未復正須方叔之壯猷黃閣嘗虛日覲仲山之補袞
某荷知有素蒙苾甚深屏跡山林悵望門庭之遠書
銘竹帛聿觀柱石之勲尚調鼎茵益綏福履其為瞻
詠罔既敷宣

復郭少傳啟

伏審光奉明恩進膺異數高牙大纛易鎮雄藩締冕

篆車視儀亞傳綸言所播輿議允諧恭惟懽慶伏以
知府制置少傅太尉材氣無雙如漢飛將姓名出眾
過唐花卿毅然熊虎之姿卓爾韜鈴之略輟宿衛於
禁省總戎律於海邦未閱歲時懋著勲績介圭入覲
罄嘉謨啟沃之忠顯服來歸受康侯錫命之寵誕膺
新渥還復舊疆未遑慶幅之修先辱華緘之逮載惟
衰病嘗揖英風太白之識子儀當其未遇林宗之善
元禮則爲過情每煩問勞之勤尤見眷懷之厚顧風
義之若此宜功名之謂何霜露戒寒鼎茵尙調願益
綏於福履以茂對於寵光詠頌之私敷宣罔旣

賀福帥會尙書啟

伏審光膺明命起鎮巨藩方面得人士民胥慶恭惟
知府安撫閣學尙書學高儒苑望重漢庭夙崇靜退
之風久處燕閒之地宸衷簡在物望攸歸果承綸綍
之褒付以師帥之任褰帷入境已增煥於江山頒詔
宣風行興謠於襦袴顧茲迂拙蚤荷炤知屏伏山林
幸遂依於餘芘瞻承眉宇欣將奉於緒言慰抃之私
敷宣罔旣

謝宰相制置江西啟

伏奉告命除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二十三日到本路交割職事訖者杜門却掃方從養疾之私推轂授師誤膺謀帥之選溫詔不容於遜避便朝仍許於對揚訓勅丁寔錫予優渥凡十年之黯闇舉一旦而光明惟江西之奧區乃上流之重地控引淮浙襟帶湖湘荐惟兵火之餘重以旱災之甚流移者十室而六七耕墾者百畝之二三物力屈而人心驚疑穀價翔而餓孍聯屬兵不足以禦敵財不足以養兵雖使疎通之材未知所濟以付迂愚之質其何以堪惟朝廷不吝金穀之下饋俾士民得全性命於荒歲則夫庸陋或可冒居此蓋平章都督僕射相公勲業格天勤勞接下持眾美効之君而不忘任大事濟以斷而不疑主盟善類之風協濟中興之業有如疎拙亦荷陶鑄察其臭味之同不待顏辭之接內朝燕見密借吹噓東閣開樽屢陪讌語意氣相期於古人之上規畫粗窺於高論之餘有社有民既誤蒙於推挽足兵足食更遠賴於恩輝激昂衰病之姿黽勉尺寸之效過此

以往未知所裁

賀江西趙都運啟

伏審光膺帝制榮領使符總三江漕輓之權足一路
兵民之食克當委寄允屬老成恭惟都運閣學政出
神明時推俊傑茂著風猷之美早聯侍從之華琳館
燕閒士論久推於雅望楓宸進對淵衷益注於眷懷
果奉明恩起司大計惟江西之奧壤乃南國之上游
適當早曠之餘坐致財用之乏饑卒開口而待哺流
民戀土而思歸素欽術業之優宜寬宵旰之顧載惟
踈拙獲託芘輝咫尺清光方幸蒙恩而入覲崢嶸高
義行遂承顏而接辭欣怵之私敷宣罔旣

與安撫胡侍郎啟

入覲軒墀誤被寵光之渥出臨民社叨承善政之餘
行造門庭遂交印紱恭惟知府安撫閣學侍郎儒林
杞梓天府珪璋讀書過於古人落筆妙於天下蚤持
荷橐有論思獻納之忠久分虎符爲禮樂詩書之帥
比奉鋒車之召將爲玉堂之遊顧茲衰病之姿乃有
交承之契規摹具在遵倣奚難今將軍乃故將軍素

辨榮辱之境舊令尹告新令尹願聞獄市之言齋閣
匪遙聲光在望其為欣頌罔既敷宣

制置江西回監司郡守啟

杜門却掃方遂養病之私推轂授師誤膺謀帥之選

溫詔不容於遜避便朝仍許於對駁或云傳車已戒於啟行或云傳

車仍許於造朝愧竿牘之未修辱緘題之先貺過形褒飾殊

佩眷懷力疾効官幸托芑輝之德虛心奉教預深慰

浣之情遠郡云聲采久違莫遂披承之幸聖闕在望第深景仰之情江西州郡云方疾勢官實賴

鄰邦之助協心共治庶幾荒政之修符過州郡云假道封圻將有披承之幸拭目符采預增慰浣之情

歲律方新物華以始願精調於寢饋以茂對於寵光

頌詠之誠敷宣罔既

賀秦相公啟

伏審顯奉冊書延登揆路絲綸所播朝野交欣恭惟

歡慶伏以平章僕射相公毓德高明養氣剛大臨危

著難奪之節奉上有匪解之心頃膺考選真之求未究

經綸之業果符夢卜再秉鈞衡居東三年政復歸於

姬旦闢國百里日有望於召公當天步艱難之秋緊

廟謨開濟之力異茂建於宏烈以光輔於中興某罪

戾餘生衰遲晚景山林屏跡方遠託於旡幪鐘鼎篆
銘願適觀於勲績其為瞻詠罔旣敷宣

賀執政啟

伏審光奉贊書入叅大政

王樞密云延登右府

綸言所播輿議

交欣恭惟歡慶伏以某官挺杞梓之宏材蘊珪璋之

粹德

孫參云道義足以鎮浮文章足以華國王樞云體高明絕俗之姿稟剛大邁往之氣

以聞

望久孚於士論以精忠自結於主知果膺寤寐之求

進貳機衡之柄

王樞云峻躋宥密之地韓信之拜大將一軍皆驚汲黯之在本朝陰謀自

息方國步艱難之際實廟謨經濟之秋冀展盡於壯

猷以扶持於休運某披風有素賀厦惟深未遑竿牘

之修先辱緘題之貺山林屏跡正遠託於旡幪鐘鼎

篆銘願聿觀於勲烈其為瞻詠罔旣敷宣

孫參云某風披有素

厦賀惟深屏跡山林遠託旡幪之賜篆銘鐘鼎竹觀勲烈之成瞻詠之私敷宣罔旣

回福建鄭運使啟

伏審運使郎中夙駕輶軒再臨閩郡江山動色欣旌

旆之重來士女歸心知恩感之素著顧茲衰病方託

庇休未遑尺牘之修先辱華緘之貺其為感愧罔旣

敷宣

回福建黃運使啟

伏審運使大夫光奉宸恩遠臨閩郡方下車視事之日有褰帷攬轡之風士民歸心江山增煥顧茲衰病方託庇庥未遑尺牘之修先辱華緘之貺其爲感愧罔旣敷宣

回臨安府張待制啟

伏審光被異恩峻陞次對綸言所播輿論交欣恭惟歡慶伏以知府安撫待制智術踈通才猷敏劭有崇雅黜浮之略躬躬剴繁治劇之姿中外踐揚聲聞著甚作鎮南服共推彈壓之風進直西清宜有論思之益眷遇方寵擢任匪遙顧茲衰病之餘屢辱緘題之貺慰藉良渥佩服維深方節序之嚴凝宜寢養之調適佇聞休命以穆師言頌詠之誠敷宣罔旣

回宮使王待制啟

伏審寵被新恩光復舊物恭惟歡慶竊以宮使待制受材宏博毓德粹溫獻納論思蚤通班於法從承流宣化殆徧厯於名藩適當艱虞之秋久困閒散之地風雨如晦而鷄鳴不已玉璞蘊石而山容不枯惟問

學之愈精致年德之彌劭果膺渙號一洗前非還通
顯之華資遊燕閒之真館玉堂金馬行當翔集於天
衢大冊高文佇聞膾炙於人口某久親襟抱雅荷照
知未遑翰墨之修先沐緘題之貺其爲媿佩罔旣敷
宣

回汪相公啟

伏審入覲明庭顯膺異數視亞傅品秩之峻備上將
威儀之多以光鄉郡之行實爲儒者之寵恭惟歡慶
伏以知府少傅節使相公賦材宏遠毓德粹和久依
日月之光遂感風雲之會當國論於艱難之際結主
知於密勿之中去國十年眷注之懷不替造朝三接
恩遇之禮特隆絺冕篆車來恭桑梓碧油紅旆照映
川原豈惟鄉里之榮觀益亦縉紳之盛事惟宣城之
名郡乃江左之奧區民俗厚厖初豈勞於撫字江山
秀發諒不廢於登臨佇觀報政之優卽聽賜環之亟
某久陪羈寓雅辱照知未遑竿牘之修先荷緘題之
貺肅霜在候清風戒寒願精調於鼎裊以茂綏於壽
考其爲頌詠罔旣敷宣

七月三十日校完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三十一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三十二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食邑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贈太師諡忠

定李綱著

記上

報本殿記

求仁堂記

寓軒記

拙軒記

凝翠閣記

叢桂堂記

文鄉記

報德菴芝草記

報本殿記

佛教自東漢流入中國歷魏晉至梁其教浸盛於是
雙林善慧大士出焉以大智慧善巧方便創建法藏
佛菩薩語悉貯其中機運輪旋於頃刻間轉百千匝
了無滯礙其有信者與受持讀誦勝妙功德亦無差
別故後世語建藏者必以善慧大士爲之本下逮隋
唐其教愈隆然所謂經律論者猶未備也於是三藏
法師和聖元奘出焉以堅固心發大誓願遠求法要眇然
一身經二十年行數十萬里歷無數國土險阻艱難

濱於九死乃始得至所謂西天者講習諸法以經律論歸於此方而三乘教典始遂備具故後世語求法者必以三藏法師爲之本是二大士宏闡師教開示未來有不可稱量之功後之置藏讀經律論者多矣不能推其所自而爲之報非闕典與右文殿修撰羅公於寶峰栖雲禪院旣與寶藏使信心士有所依歸又闢經堂使具眼人有所閱習深惟建藏求法二大士之功不可弭忘乃卽寶藏之西經堂之後別建構小殿設其像貌而奉祠之禮也殿成求名於予予竊謂古者以農而食則必爲之祭先農以蠶而食則必爲之祭先蠶以牧馬爲政則必爲之祭先牧以祭祀之間所以仁鬼神者皆推其本而報之仁之至義之盡也今右文公知二大士爲建藏求法之本立構殿設像使其徒日以香花飲膳歌吹讚嘆修諸供養以昭報之實古之制也

惟轉是藏闕是經者於焉瞻禮得其所自知善慧大士以大千經卷轉彈指頃爲立教故而不爲易也知三藏法師不愛軀命遠涉異域爲求法故而不爲難

也發無上心而有爲者亦若是則所以報之者豈特香花飲饌歌頌讚嘆修諸供養而已哉予旣以此告公又退而爲之記以授住持真戒大師可臣使鑿諸石殿經始於宣和改元之夏告成於明年之秋可臣實總是役者甚力而才云宣和二年七月朔昭武李某記并書

求仁堂記

李子所居之堂以求仁名之客有過而問焉曰求仁而得仁仲尼所以稱夷齊也子之名堂取諸此與曰然客曰子將惡乎求之曰仁者如射反求諸已而已矣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吾嘗以是求之客曰然則得之與曰否客曰何爲其然也李子曰君子之於仁其求之也易其得之也難一心之外無餘仁一仁之外無餘法內之方寸外之萬物周徧車圓融同一仁體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非以其求之之易故耶然仁之爲任重非強有力者莫能勝也其爲道遠非篤行者莫能至也一出處語默之失當一視聽言動之

非禮皆足以害仁故曰仁者其言也訥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非以其得之之難故耶惟其求之也易故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聖人之所取也惟其得之也難故非見善明用心剛特立獨行而不顧者未有能成其仁者孔子之門弟子多矣若由之可使治其賦也若求之可使爲之宰也若赤之可使與賓客言也至於仁則曰不知其仁也以仁許之顏子一人而已故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列國之卿大夫多矣若令尹子文之忠也若陳文子之清也至於仁則曰未知焉得仁以仁許之管仲一人而已故曰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得仁之難有如此者其於微子比干箕子則稱之曰商有三仁焉其於伯夷叔齊則稱之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是皆見善明用心剛特立獨行而不顧者也容曰然則求之有益於得與季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而弗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君子之於仁也用之如水火熟之如五穀顛沛造次必於是也終食之間不敢違也當仁則雖師有所不

讓成仁則雖死有所弗顧夫然故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窮之善身達之善天下由是愛至於博愛自盡已之性以至於盡物之性而仁不可勝用矣客曰然則夫子如之何李子曰求仁者君子之所同也得仁者賢者之所獨也以仲尼固天縱之將聖然而於仁則不敢居而罕言之况於予乎雖然嘗識與子克已之私復禮之本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則所謂仁者固已粲然畢陳矣如盡其所以求之在我者庶幾乎死而後已又何容心於得不得之間哉客云唯唯退而書其問答之辭以爲求仁堂記云

寓軒記

梁溪居士旣謫沙陽官廨陋甚不可以居而居於興國佛宮自春徂夏氣候歊蒸思得寬廠幽邃之宇以爲燕居游息之地而宮之西有軒焉前此以爲過客之館蕪廢不治因命工以葺之架青松以障日植翠竹以棘風飾曲欄以爲花卉之圃埋以小盆以爲芟荷之池地之均埏者與瓦甍之破闕者墻壁楹檻之

漫漶者皆以人績加之不數日煥然一新於是易其
舊而名之曰寓軒大哉寓乎諦觀此身其本何有從
虛幻生從顛倒起如夢中人如逆旅舍其百骸九竅
六藏該而存者固已寓矣况夫奔走往來涉世而遊
宦乎况夫愚戇妄發負罪而遠謫乎以此身而居此
軒無適而非寓者也雖然自其細者觀之以眇然之身
而寄於四方上下無窮之間雖蠻觸之國於蝸角浮
漚之起於瀛渤未足喻也自其大者觀之則方寸之
中含容六合無有遠邇隨念現前大地山河視以一
眼華藏世界包以一心則雖仕宦而等於遊戲可也
雖罪謫而隨寓安之可也以此身而居此軒雖寓也
亦有非寓者存焉嘗試晨起而坐於軒上取佛菩薩
語而觀之否則取經史百家之言而采訂之否則焚
香默坐省循往咎以念前日之非否則賓客遊從詠
歌笑語以極一時之樂如幻人言如呼聲響佛菩薩
之言亦寓也如糟粕如筌蹄經史百家之言亦寓也
念前日之非而心性本空非亦何有極一時之樂而生
滅相續樂亦不常是皆寓而已矣於諸寓中有非寓

者則是軒之前青松翠竹花圃荷池墻壁瓦礫皆足以助發實相而况於佛菩薩之語經史百家之言與夫默坐省循遊從詠笑者乎噫安得忘言之士與之坐寓軒之上而聽梁溪之寓言則所謂非寓者庶幾見之因寓意而爲之記云宣和二年四月十二日記

拙軒記

梁溪寢室之側有小軒焉以爲燕居食息之所竹樹葱籠鳴禽上下牕明几淨清風徐來梁溪欣然悅之因名之曰拙軒客曰是軒幽邃閑雅爲子之所悅顧乃以拙名之何也梁溪曰昔柳子厚謫瀟水上愛其溪山泉石之美買而居之自謂以愚觸罪故凡溪山泉石皆名以愚今予以拙謫居於此而是軒廣不踰丈無丹雘之飾竹樹雖美叢檜茂密不加剪治全其自然獨爲拙者之所樂則以拙累之不亦可乎客曰子之拙奈何梁溪曰子欲聞我之拙乎竭淇園之竹以爲簡盡中山之兔以爲毫不足以載其一二也雖然嘗試爲子言其厓略予行不知塗之險夷以躓於危予動不知時之利鈍以底於困言出乎口紆徐爲

妍予獨澁訥其味淡然意萌乎心機警則臧予獨迂
踈惡圓喜方學欲趨時爲進之梯嗟予獨拙抉摘杳
微得之雖艱不可時施文貴適用片言有餘嗟予獨
拙叅訂羣書務怪貪奇祇可自娛古今之變如水如
陸舟車易用沒世不復予獨俛然謂古猶今欲挽唐
虞革民之心萬乘之威如雷如霆神龍之鱗其孰敢
撻予獨藐然忘君之勢欲以螻蟻求裕天地人之任
職循默爲貴如不聞知緘口莫議富貴可保乃爲得
計拙者居之不能自已遇事輒發寧復顧已人之仕
宦因時逐勢高步青雲一日千里下者亦能寸積銖
累拙者居之等於遊戲得如嚼蠟失如脫屣凡是數
者皆拙之故其大則然其小無數雖或悔之俄而復
然與生俱生殆稟於天昔者老氏大巧若拙此巧而
拙者也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此工而拙
者也皆不得爲真拙若予之拙其真誰如求之於古
粥者其斯人之徒與客曰嘻甚矣子之拙也吾將求
良醫若古之扁鵲俞跗者飲子以神藥鑿去方心規

而圓之庶幾子之拙有瘳乎梁溪怫然不悅曰天生拙於予俞跗扁鵲其如予何且予之得全於拙也不知天之高地之厚四時之寒暑萬物之生化而况於是非利害之端乎今雖竄逐以其拙故隨而安之亦知溪山僻遠之異於朝廷也窮愁羈旅之異於顯達也幸蒙恩貸得歸田廬一觴一詠左圖右書究餘生於釋老味正道於吾儒庶千慮之一得收寸功之三餘抱茲拙以終身又豈能釋此之樂而從事於智巧之苦與既謝客退而述之以爲記因自號拙翁云時

宣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凝翠閣記

宣和改元之夏某備員左史以愚觸罪幸天子矜憐不忍置之斧鑕黜守筦庫使食其祿以自循省仰戴隆恩雖天地父母之施無以加也迨抵沙陽雖號僻遠而溪山秀發食有魚稻筍蕨之饒士夫多賢者方竊自幸而視事之夕民居延火幾蕪官局力救獲免臨谿有閣以爲征商之所是夕火焚靡有孑遺久不克葺其明年夏邑令黃道丞曾昂尉吳燦相與謀曰

吾邑溪山之勝茲閣所得居多且征商之所不可闕也莫若因其基而增廣之公務不廢而暇日得以資登臨之樂不亦可乎於是僱工鳩材不踰月而告成楹棟牕檻明潔顯敞不侈不陋飾以黝白下瞰平津前揖七峰層巒遠岫左右環抱雲林烟草映帶連綿四壁一色因目之曰凝翠閣而置酒以落之酒酣某舉觴以屬二三子曰天下之事似夫偶然偶然之中有數存焉茲閣也回祿焚而闢之二三子構葺而成之罪戾之跡又適來此爲之名而書之皆似夫偶然而實非偶然者也溪山風物之美無窮也而二三子官守有時而去也罪戾之跡雖已廢斥異時倘緣恩霈得歸養親以自屏於山林亦不長繫於此也苟不記其歲月何以示來者且慰為他日追念遊從眷眷之思乎子爲我具碑材請以鄙文記之皆應曰然已而碑材具乃述其始末與相告之辭以爲之記時宣和二年五月十六日梁溪居士李某記并書

叢桂堂記

元豐中沙陽人有得詩一絕於夢中者其詞曰吾廬

仙桂作叢榮紫陌先登歷幾春今日月娥親付與黃
金榜上第三人後數年而了翁登第與詩語合乃知
此夢之祥瑞爲陳氏設也了翁同祖兄奉議公欲取
詩語名所居之坊而不果其子正式居憂多暇葺隱
圃小堂而新之堂之左右有桂數本蔚茂芬芳因以
叢桂名之從先志也堂成裁長牋敘其所以來謁予
求大字榜楹間且乞文以記其事予不得已而爲之
言曰夢與覺一理也我與物一心也知夢覺之無二
理則知未然之事兆於夢寐者初無今昔之殊知物
我之無二心則知在此之祥見於彼夢者初無自他
之別蓋其自虛幻假合者言之則有爲之法無非妄
者况於夢乎况於他人之夢乎自其妙湛圓明者言
之則真不離妄妄卽是真自夢夢他亦無差別了之
者爲聖果而此本不增故雖他心宿住無所不通而
達諸空法未嘗執著迷之者爲凡夫而此亦不減故
雖塵勞妄想無所不闋而其夢寐精神與天地流通
亦能顯發未然之相故若叔孫之號豎牛永叔之繫
石馬後皆果然世之人指此以爲默定是也定之者

其誰耶殊不知妙湛圓明周徧法界同一眞體更無別法今日之所夢異日之所爲豈有前後間斷差別法耶由此推之則過去未來現在三世法亦若是而已矣夫叢桂之詩爲陳氏祥而夢於他人應於數年之後若合符節此見夢者此得夢者此應夢者嘗試以是觀之正式字與宗年踰六十風度夷曠嗜作詩得前輩句法於他事一不問晚得子雖幼而岐嶷夙成宜善教之叢桂之祥不一而足必有在矣宣和二年五月十六日梁溪李某記并書

文鄉記

文鄉自開闢以來有之不知其分域之廣幾千里也其土居天下之中得陰陽之和氣其民多君子明於理義思深而慮遠其智裕溫厚華藻自然爾雅好辨而善謀其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有詩書禮樂之說天文地理律厯刑法之術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之名俎豆鐘鼓舟車器械之數罔不畢備遊其鄉者餐和而飲德神凝而心醉超然自得不知有饑渴之患寒暑之變也可以終其身而名後世是以君子貴之

然其風俗隨世升降必有一鄉之豪傑相與倡和從而振起之方堯舜三代之世文鄉大治深醇雅正有灑灑噩噩之風當時非特朝廷之上知褒文鄉而旌表之也雖婦人女子小夫賤隸亦往遵焉周衰孔子與其徒爲之主盟而洙泗之間閭閻如也故其言也天之將喪斯文鄉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文鄉也嗚呼其如予何蓋其自任之重如此下逮戰國文鄉浸衰深醇雅正之風變而爲縱橫押闔之俗獨屈原宋玉之徒崛起其間頗有古意博辨瓌麗未免有感憤譎怪之作識者謂體慢於三代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不其然與秦燔詩書殺豪俊漢祖提三尺劍由馬上得之當是時文鄉幾絕賴天下平定賈誼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班固之徒出焉而文鄉復振歷魏晉至隋習俗靡麗卑陋浮淺無足取者及唐韓愈倡之柳宗元和之排斥百家法度森嚴而文鄉凜然與漢相望宋興刻五季之餘習歐陽修以古作導之於前王安石以經術成之於後而蜀人亦有以奇辭佳句鏗鏘於其間者是以文鄉之盛接

武三代而下視漢唐爲不足多也然則自漢以來數君子者其皆一鄉之豪傑與比年豪傑不作文鄉浸復衰弱委靡不振豈其遜伏山林沉潛下僚埋光鏹彩而不肯出乎予將遊其鄉而訪之故爲之記

報德菴芝草記

鄧純彥昆弟相與築菴於先運使公新墳使釋氏之徒焚香以資冥福予爲名之曰報德菴未幾有芝十數本產於菴中無木石卽土而生初頗柔脆浸以堅實輪困離竒其色曠然純彥以語予且求文以記其事予竊思今夏芝生於鄧志宏家枯梅幹間凡十餘本而未已今又生於報德菴二家方喪居力治襄事葬其親而不失時芝草之祥端爲此致不然曷爲而來哉始予抵沙陽詢耆老以邑之習俗皆云俗多緩葬其親權厝淺土有至於數十年而大事未集者予詰其故則曰俗以風水禍福爲信然拘忌陰陽歲月時日以故不決又所以送死者厚修佛事待賓客治墳墓其費不貲力不足者恥其不若人因循遷延以俟其力之可以葬而不知年歲之積也予喟然嘆曰

習俗之弊乃至是耶古者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端爲
亡者設耳傳所謂龜言水著言市者是也後世始有
風水禍福之說治其術者遞相毀訾以求自售借使
一家有數兄弟則必曰此利於長而不利於幼此宜
於神而不宜於伯從而惑之則是終不可以葬也昔
楚昭不肯移禍於其臣晉悼不肯移害於其民而君
子以爲達奈何欲邀福於身而不葬其親哉拘忌陰
陽歲月時日之非唐呂才論之詳矣請試舉其大概
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士庶人踰月皆以會
葬之多寡遠近爲制是未嘗拘以歲月也魯葬定公
遇雨不克而易日鄭葬簡公而司墓之室當道毀之
則平旦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命勿毀窆以日
中是未嘗拘於日時也陰陽家者流使人拘而多畏
假於歲月日時以售其說何足信哉若夫送死之厚
因以不葬則又失其本矣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
爲養死無以爲葬也孔子曰啜菽飲水以其所以養
養之至也縣棺而窆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今以修
佛事待賓客治墳墓力爲未足而使亡者不得反其

真豈不失其本哉然則如之何而可曰風水禍福與夫陰陽歲月日時之說世俗有之姑用其術而勿泥焉可也佛事賓客墳墓世俗有之姑量其力而勿過焉可也今純彥志宏家實能如是則芝草之祥出而表之若有陰陽相之者蓋將示人以移習俗之弊故予因爲之記而及此庶幾緩葬者有感於斯文信而行焉芝且生子之室矣宣和二年八月五日梁溪居士記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三十二

七月晦

梁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三十三

得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贈太師諡忠

定李綱著

記下

蘄州黃梅山真慧禪院法堂記

澧州夾山普慈禪院轉輪藏記

武威廟碑陰記

遊羅浮山行記

邵武軍泰寧縣瑞光巖丹霞禪院記

汀州南安巖均慶禪院轉輪藏記

松風堂記

毗陵張氏重修養素亭記

蘄州黃梅山真慧禪院法堂記

教外別傳真法眼藏自達摩西來至忍大師爲震旦
第五祖然後祖道流通宗分南北由一燈傳百千燈
至於無窮得法者不可勝數豈其信根久乃純熟堪
任大事而一華五葉時節因緣自應爾耶蘄州黃梅
五祖山真慧禪院祖師道場爲天下名刹而法堂歲
久雲蒸木腐將有傾壓之虞住持者募緣修建邑人
蔡氏聞而喜捨捐家資三百餘萬鳩工掄材煥然一
新堂之高五十有二尺其深如之其廣倍之修梁虹

百層簷翬飛宏博嚴麗遂爲江右諸刹之冠經始於宣和壬寅之秋落成於乙巳之冬始之者長老自表也成之者長老宗綬也堂成後三年歲次戊申余被命居武昌假道湓浦綬不遠百里過予求爲之記余謂綬曰一切諸法皆非實相雖佛菩薩爲法出世如夢如幻况其餘乎今子建堂說法土木之所假合丹雘之所粉飾其堂然也以何爲法直指心源見性成佛其法然也以何爲說撞鐘擊鼓升高廣坐有問有

答敷演舉揚是說法耶瞬目揚眉捻槌舉拂屈伸動

靜四威儀中是說法耶德山棒臨濟喝秘魔叉石鞮箭是說法耶夫說法者實無所說而聞法者亦無所聞故併却咽喉唇吻道將來乃能問待有廣長舌相向汝道乃能答此無一法與人彼無一法可得以法名堂因堂顯法已爲贅矣而又何以記爲哉綬曰雖然如是佛法門中闕一不可故諸佛土有以聲音言說而爲佛事者有以樓閣莊嚴而爲佛事者此堂倚白蓮峰下瞰九江前揖廬阜清靜爽塏具勝妙境而水鳥林巒熾然常樛一作說精壁瓦礫咸助發機妙法宣明不

假開示至於不得已而示人提唱宗風應機接物縱橫卷舒或語或默無非第一義者夫言語解脫文字相空於夢幻中卽夢幻而作佛事乃佛菩薩之旨也得公之文以記歲月作大字榜楹間使遊方具眼衲子登斯堂者有悟入處向上事直下承當末後句目前薦取省住山翁半力不亦可乎余輾然一笑乃爲之書建炎二年四月二十日具位李某記

澧州夾山普慈禪院轉輪藏記

如來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示權顯實說三乘說度無量衆將入涅槃以正法眼付大迦葉使之流布無令斷滅所以顯發四十九年隨機接物實無所說應得度者本自圓成亦無所得諸大弟子佛滅度後相與結集修多羅藏及諸菩薩制律造論助發實相藏教乃圓譬如寶山莊嚴殊勝背衆妙寶所共合成而大迦葉以正法眼展轉傳授至於達摩流通震旦不立文字直指心源見性成佛譬如一燈傳百千燈光明相續無有窮盡彼衆寶山非_大法燈之所照燭則不明了故以具眼而閱靈文以法_印心如印印泥

小大方圓不差毫髮是則名爲具看經眼不加是者
變爲^反相則諸佛說文成魔說有大導師善慧大士
以方便智設妙圓機創轉輪藏以貯佛語及菩薩語
關機幹旋周行不息運轉一匝則與受持誦書寫一
大藏經教等無有異夫一藏教其數五千四十八卷
一偈一句含無量義其有受持誦讀書寫非積歲時
晦明寒暑不能成就云何乃於屈伸臂間運動機輪
而得圓滿應觀法界一切惟心由心生故種種法生
由法生故種種心生法卽是心心卽是法心法如如
非一非二則一念之際功德周圓與久遠時無有差
別了斯法者於一塵中轉大法輪於一念^頃兩轉如是
經百千萬億況此法藏現前運轉自然能護不可思
議勝妙功德以是義故輪藏之興周徧禪刹與諸有
情作^大饒益^益澧州美山普慈禪院傳明大師演化法
席十方禪侶響赴雲集具大藏經獨無輪藏惟大比
邱長老善能興崇寺宇規模建立而荆南府故能仁
寺改爲官舍有舊經藏制度精好澧倅吳君適至其
處乞歸付之爲天申節祝延聖壽道場之所勸大寶

殿苑覆安設相方面勢博廣嚴麗檀信施財匠石獻
巧水漂巨木材皆香楠以光殿楹溪出異石形如覆
鐘以奠輪趾衆緣和合不日告成金碧相鮮炳煥殊
特諸天宮殿大地山河磅礴穹窿與藏回旋諸大菩
薩及護法神宴坐奔馳與藏往復互相曼摩出大音
聲演出苦空無我妙義凡見聞者靡不蒙益而况發
心精誠歸嚮由一轉藏至百千轉旋見機關諦觀自
性轉貪恚癡爲大智慧頓悟圓通證無上道夫何疑
哉有一居士其家梁溪謀身拙故罹諸憂患去國漂
泊經湘沅聞聞是比丘大作緣身以身所有隨喜而
捨捨諸身業爲書藏額捨諸意業爲作藏記捨諸口
業爲說藏偈三業皆捨願從今去永斷諸業罪障消
除得無生忍時此居士遙瞻寶藏而說偈言我觀大
藏教三乘十二部廣爲衆生說皆是諸佛語禪宗指
心源不立文字相見性以成佛豈與佛語違了心與
了法心法本無二已具看經眼乃可閱靈文諦觀諸
佛言無一不然者如以印印泥縱橫皆契合此心未
明了欲於紙上求如入海算沙愿却無是處心迹諸

經轉心悟轉諸經是故學道人明心以爲最我觀轉
輪藏衆寶所莊嚴排幹隱機關周行無滯礙山河隨
地轉宮殿與天迴諸龍及鬼神蟠結以衛護璀璨種
種色發生大光明蕩摩出音聲演說微妙義佛語菩
薩語寶函秘其中運動不崇朝而轉無量匝一心生
萬法萬法惟一心心念已周圓功德斯成就藏輪表
諸法法輪轉於心是故瞻禮人當觀能轉者我觀夾
出境清淨古叢林精進老比丘能作大緣事諸緣和
合故指顧寶藏成寶藏成旣然一切法亦爾仰祝聖
人壽後天無有邊俯利諸含生神力不思議稽首如
來藏及諸菩薩等坐於微塵裏轉廣大法輪剎那於
是經得轉能千萬億方便解脫法化度諸有情於一彈
指間洗滌干劫罪是故我皈依回心無上道

武威廟碑陰記

故翰林學士承旨蘇公謫僖耳旣北歸作漢伏波將軍廟碑言兩伏波皆有功於嶺表廟食海上爲往來濟者指南辭意瓌瑋自作碑迄今凡三十年未克建立蓋闕典也余以罪謫萬安行次海濱疾作不果謁

祠下遣子宗之攝祭病卧館中默禱於神異時倘得
生還往返無虞當書蘇公所作碑刻石廟中使人有
所觀考以答神貺時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有五
日既得吉卜夜半乘潮而渡南詰旦次瓊筦恬無驚憂後
三日祇奉德音特恩聽還夜疾良愈躬禱行宮以十
二月五日己卯北渡不吉再卜六日庚辰吉己卯之
晝風霾大作庚辰乃息日中潮來風便波平舉旣行
舟安如枕席海色天容軒豁呈露不一時已達北岸
乃知神之威靈胥蠻昭著若此蘇公之言信不誣也
次雷陽書碑施金委郡守董侯總其事大書深刻垂
之無窮且敘所以蒙神之庥者志於碑陰式告觀者
正廟新息馬侯也初封忠顯王宣和中加佑順號別
廟邳離路侯也宣和中進封忠烈王皆存蘇公作碑
之後故并記於此歲次己酉季冬十二日武陽李某
記

遊羅浮山行記

武陽李某歸自海上艤舟泊頭鎮遊羅浮山憩寶積
延祥寺飲卓錫泉見五色雀暮抵沖虛觀月下望麻

姑峰秉燭觀稚川祠堂丹竈有老道士嘗識東坡呼
與語久之乘月而歸鄉人游有同來男宗之從行建
炎庚戌歲仲夏望日記

邵武軍泰寧縣瑞光巖丹霞禪院記

東南名山如所謂四明天台衡嶽廬阜號爲瓌偉秀
絕者多爲浮圖氏所居名藍巨刹懸亘相望至於下
州小邑一巖一壑搜奇擇勝亦靡遺者推原其端必
有開士法眼清淨道行高潔爲一方之所信仰乃能
披荆榛翫道場肇基開迹以貽後人非偶然也邵武
軍泰寧縣山水之勝冠於諸邑出縣西門二十里曰
瑞溪有山焉三峰秀峙巖洞相聯西曰豐巖東曰瑞
光巖中曰羅漢巖岌業嵌空鼎足而列皆有蘭若建
於其下不塗墍茨而風雨之患除不鑿戶牖而日月
之光入堂殿樓閣窈窕玲瓏泉石草木幽奇芳潤疊
嶂屏其前層巒擁其後山回路轉巖洞乃出謂造物
者融結無意吾不信也三巖中獨瑞光巖興於近年
蓋宗本禪師之所建立也師邵武農家子初不知書
大觀庚寅中遊山間遇異僧示以出家時節因緣且

密有所付心地豁然遂能通儒釋諸書作偈頌道未
然事多驗既落髮受具戒居雙材院遠近嚮風戶外
之履滿矣政和辛卯春師詣汀州南安巖謁定光古
佛道出泰寔夜夢紫袍神人告之曰師此行宜任瑞
溪覺而異之詰旦瑞溪有檀越曰江牧曰鄒捍迎師
以居豐巖禮意勤甚師以符夢所告從其請既而同
遊前巖愛其幽勝二檀越相與曰師倘有意駐錫
於此當爲創築精廬以垂無窮師許之鳩工掄材不
三月而告成會有旨天下佛寺有神仙迹者還爲道
觀聽以舊額建寺他所而郡之丹霞院應改朝散大
夫權郡事陳侯紹移額於巖中以成師志寺因號丹
霞先是巖有光景之異未幾院額至故集賢殿修撰
羅公疇一作時時帥長樂與師有素聞而喜之爲目其巖曰
瑞光且施財率衆力而新之爲門爲殿爲法堂爲丈
室於中爲鐘樓爲厨爲庫於左爲華巖閣爲應貞閣
爲僧堂於右皆規模叢林具體而微制度精巧金碧
炳煥一旦出豐巖羅漢巖右互相輝映若圖畫然眞
勝地也宣和初余以左史論事謫官沙陽殿撰羅公

方里居相從甚厚稱道師不容口因寓書以偈頌相
往來迨建炎末蒙恩歸自海上來居泰寧始與師相
識嘗訪於巖間爲留宿賦詩而後返今年春盜起鄰
郡余徙長樂未閱月邑遭兵火焚蕪殆盡獨三巖巋
然棟宇如故豈非神佛物護持師之道力有以感格之耶
其秋以書來求余記之余旣雅重師爲人又愛巖壑
之美記其敢辭然竊怪近世貴耳而賤目讀前史見
鳩羅什佛圖澄萬回普化之流竦然慕之恨不與同
時偶有其人則又不甚信重類多如此何獨浮圖氏
哉書於記末俾覽者有感於斯言紹興元年辛亥八
月五日記

汀州南安巖均慶禪院轉輪藏記

浮屠氏之流善衛其法而尊其書凡所建立多克有
成操術公用心一也佛菩薩語所謂五千四十八卷
者創大藏以貯之籤架函複緘悉備具有誦讀者盥
手焚香整衣敷坐卷舒出納惟謹又以方便設爲機
輪使之旋轉種種嚴飾悅可人意俾見聞者自生恭
信衛其法尊其書致嚴如此凡所建立費鉅萬計寸

積銖累仰施於人鳩工掄材不計程度期於滿意一
有倡者衆皆和之大者領袖小者輔翼前者規模後
者承繼知因果罪福而以利衆爲事無忌嫉心無沮
壞心以是義故多克有成雖儒衣冠在士大夫之列
者不能無愧於茲非操術公用心一能若是乎建炎
四年夏余蒙恩歸自海上由梅川以趨閩中道南安
巖均慶禪院瞻禮定光古佛道像退歷殿閣循東廡
見新創轉輪寶藏制度精巧堂宇靚深自嶺嶠以南
未之有也詢其故則景澗寶謙二僧同發心募衆緣
之所造因呼而告之曰今天下兵革未息盜寇蜂起
凡通都會邑名山奧區所謂大禪刹者焚燹摧毀蓋
不可勝計其間經藏金碧相輝化爲灰燼瓦礫之場
者多矣子方區區勞心費財以營此乎二僧相顧而
笑曰世間之法成壞相因壞者自壞成者自成吾知
辦吾力以成吾志而已豈以彼之壞而廢此之成哉
余頗愧其言經從臨汀邂逅郡倅許侯端夫因以語
之許侯好佛者也聞而喜曰微二僧用心之固無以
成此藏之瑰奇微公燭理之明無以知僧言之可取

願求公記以貽後人余諾之明年夏余携家寓長樂許侯以書來請曰藏成矣公無食言乃爲之書紹興元年歲次辛亥六月十八日記

松風堂記

梁溪病叟蒙恩歸自海上紹興辛亥之夏始挈其孥寓居長樂之天宣寺寺踞南山棟宇宏麗回睇城郭江山環復盡登覽之勝然面勢北嚮南風不來夏秋之交炎蒸鬱勃雖有高檐廣廡如坐甑中病叟益不能堪其明年乃規模避暑之地於方丈之東得屋數楹高顯新潔而寺僧以牆壁壅之限爲小屋居疎疎也意其後必有異乃始闢而通之短垣之外與山巔平青松千株森列蒼翠風度其間聲韻蕭瑟入軒窓拂懷袖穆然瀏然信乎能濯執熱而慰人心也因命易柱以梁螯地以甕鑿頑石翦榛蕪植幽花理修竹日與賓客嘯咏其上遂爲一寺之勝化煩溽之地爲清涼之境皆謂得未嘗有乃目之曰松風堂蓋紀實也昔柳子厚居永州龍興寺作西軒記言鑿西牖以爲戶戶之外有軒以臨羣木之杪不設席不運几而

得大觀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爲眞智卽羣迷爲正覺捨大闡爲光明豈異物哉吾於斯堂亦云堂成未幾被命帥長沙宣撫荆廣具奏辭免有旨遣中使降賜趣行不得已力疾上道戀戀不忍去然憂患之餘衰病日加實不足當委寄之重方再有請冀蒙矜憐得以養痾山林終遂其志則又假是以遊處未晚也姑爲文以識之壬子歲閏夏八日記

毗陵張氏重修養素亭記

古之君子進而在朝則樂行其道退而在野則樂遂其志窮通不同而所樂非窮通則中有所養而外物不足以移之也今夫位三公祿萬鐘致君澤民功大名顯此進爲撫世者之所好也然是有命焉不可以力致也時適當退則富貴寵利不得而執也就藪澤處閑曠怡性養壽逍遙無爲此退居閑遊者之所好也然是亦有命焉亦不可以力致也時適當進則山林泉澤不得而留也所養者至則所守者固進退窮通且爲晝夜寒暑之序矣昔者伊尹起於畎畝傳說起於版築呂望起於屠釣此數公者方處窮窮其意

曷嘗不欲兼善天下哉既而遭時遇主風雲感會自致青雲之上其所守者初不異於窮約之時也昔者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於陵仲子辭爲卿相而爲人灌園漢之二疏辭爲師傅而告老以歸此數公者方處富貴曷嘗不欲獨善其身哉既而脫屣軒冕高尚其事自得於寂寞之濱其所守者初不異於富貴之時也進退兩忘而不爲之變夫是之謂中有所養與夫小人進則以饗富貴而欣欣退則以失權利而戚戚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故天章閣待制張公以文學取科名以才力精吏事當嘉祐間將漕河朔致位侍從風績之著爲時名臣竟以直道齟齬進不極任一旦引年謝事而歸故鄉在朝諸鉅公賦詩以寵其歸者三十餘人公卽所居之西偏建亭榜之曰養素盡以書刻石置之亭上治園池藝花竹日與賓客相樂飲酒圍棋鼓琴嘯咏翛然忘老此真能不以進退窮通累於胸次者可謂知所養矣迨今六十餘年經兵火亂離之後高宇頽弊殆將弗支其孫牧之懼先德之或墜僦工鳩材因其規模而增廣之凡土木瓦

斃之朽腐破闕者園池花竹之堙廢荒蕪者葺埋培植煥然一新旣落成矣以書抵長樂求余文記其事余告之曰凡物之生動者植者必資於養乃熟乃成其在根莖所謂枝幹葉實者已具養之而至於高大其在胞胎所謂視聽食息者已全養之而至於壯老因其所固有而充之非外鑠也君子之所養亦然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養之爲義大矣哉今牧之喜節義重然諾年踰耳順志意不衰晚得一官困於州縣而議論挺挺不可屈郭外之田不足以餬口而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固已加於人一等矣殆於孟子養氣之說合乎嘗有所聞以不愧先得命名貽訓之意耶余方避地留滯閩粵異時西歸相與登斯亭握手一笑庶幾與聞一二以自警焉因次序其說以爲之記待制公諱顯之其先自江南歸本朝家於毗陵牧之名牧靖康中朝廷特命以官今爲右廸功郎監常州稅云紹興五年閏月旣望具位李某

記

七月晦夕校畢

是日共校六卷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二百三十三